

浮生實紀

(三)

一個砲兵中將的回憶

黃永安遺著
周谷校訂
吳崇蘭

張宗昌傳奇故事

處事機靈大帥賞識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生。當辛亥革命之際，張宗昌夤緣加入陳其美部隊，至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張宗昌背叛革命陣容，率部投靠袁世凱。迨民國五年袁世凱帝制自為，雲南護國軍蔡鍔起義申討，淞滬長官司令陳其美亦在上海策動肇和兵艦起義討袁，未幾陳其美於當年五月十八日在上海被刺殞命。據警方調查張宗昌實為幕後主使人之一，係以賞金十三萬元誘使兇犯下手。張宗昌之後來投入東北軍，頗為張作霖所賞識，授以騎兵第三旅長駐防中俄邊疆一帶。

記得我在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畢業那一

年（民國十一年八月），回東北砲四團投效鄒作華團長，任砲二營中尉營附。十月間東北保安司令張作霖命團長鄒作華到吉林省，中俄邊區綏芬河接收白俄越境戰敗後所遺重兵器火砲。

鄒作華團長率我及中尉王和華隨行（王和華河北人，日本士官畢業，也是投效軍官），鄒作華命我管理旅費開支等事，乘南滿中東路火車至綏芬。那裡正是騎兵第三旅張宗昌的防區，張宗昌聞知團長鄒作華奉派前來接收白俄重武器，便親到火車站歡迎，再接至旅俱樂部休息。俱樂部建築式樣新穎，皆為極雅緻之房間，中為廣廳，既可作演戲育樂場所，又可為議事大廳，當晚張宗昌擺盛宴接待，席間有高級軍官作陪，張宗昌異常高興，特邀其十餘年前女友前來參加，大廳內燈火輝煌，賓主交歡，其老相好姍姍而來，原來是滿臉脂粉，濃妝艷抹的半老徐娘

，其容貌、其裝束皆俗不可耐，令人作嘔，張特為眾客介紹，卻是興致極高，說是十餘年前在哈爾濱與其相識，今在綏芬相逢，實為人生快事。張宗昌身高體壯，濃重的山東鄉音，盡說些往日風流韻事，聲音大，嗓門高，有時說的令人捧腹大笑。飯後展開餘興活動，並叫隨從副官將綏芬的娼妓找來，每人分配一個。接著推牌九，他做莊，分為四門，鄒團長是主客，所以佔據天門下注，其餘之人在其他各門，下注壓錢，一時呼么喝六，喧聲四起，頗為熱鬧。鄒團長對此饒感興趣，我見輸贏極大，自己所帶旅費有限，深為擔心，故特附耳小聲的警告鄒團長說：「要當心下注，輸了就沒旅費回去。」旋見張宗昌連次吃通關大勝，我趨其身後，細察有無作假，此時竟一反過去，連輪通關，回頭見我站立身後，大呼「脫後有人。」使我不便久站，隨即離去。約至午夜二時，方始

賭畢，鄒團長幸未輸錢，亦云幸矣。吾等分住於四周房間內，每人分配妓女一人，所需夜渡資，張囑侍從人員由渠支付，我與王和華係初入社會，對於宿妓頗覺羞赧，且吾儕皆爲部下，亦深感不安，因之兩人協議將之打發離去，方才安心就寢。

翌日調查白俄失敗的殘兵，皆係步騎兵，沒有重火器，所有之步騎槍、輕重機槍、迫擊砲等武器，及人員馬匹，俱交張宗昌部隊接收，因此他的騎三旅由此壯大起來，這也是張宗昌的機靈處。

民國十二年秋，吉林東部人民，不滿張宗昌部隊在地方騷擾，紛紛聯名向張作霖大元帥控告張宗昌種種不法行爲。張大帥極爲震怒，電令張宗昌來瀋陽述職，張到瀋陽晉見時，適張大帥正在臥榻吸鴉片煙，張大帥指著茶几上那些控狀說：

「你看那都是些什麼？」

張宗昌說：「不用看，一定都是控告我的狀紙。」

張大帥說：「你既然知道，爲何還去胡作非爲呢？」

張說：「報告大帥，我奉令開辦騎兵第三旅，你發過一桿槍？買過一匹馬？我騎三旅現有官兵萬餘人，槍馬充足，這都是由這些控狀上來的。」

張大帥聽說後，立時放下煙槍，跳下床來說：「好！這就是你的本色，不然你就不會是張宗昌了，來來，抽口煙，過過癮！」彼

此哈哈大笑，萬事皆消。接著命張宗昌的騎三旅，調駐長春附近，聽候點驗。

宅心忠厚不忘舊恩

民國十二年八月間，張大帥派第一師師長李景林爲校閱官，率領張學良、郭松齡、鄒作華等，到長春黑林子地區，點驗張宗昌騎三旅部隊。鄒團長派我和王和華爲隨員，於早晨八時開始點名，一直至午後六時方始點驗完畢。內中俄人甚多，都是翻譯名字，極不便喊念。其衛生隊一百卅餘人，多是俄國婦女，醫藥器材，亦皆俄國製造，全旅共有一萬三千餘人，爲各旅之冠。點驗完畢，校閱官命令騎三旅與郭松齡第六旅作步騎對抗演習。李景林爲中央審判長，我奉派爲北軍助理審判員，隨營級幹部行動。那個營正是張宗昌部「天下好」土匪營長，演習遭遇戰至步騎接近遭遇階段，騎兵營迂迴敵後時

，「天下好」營長下令用實彈射擊。我見危機重重，立即報告中央審判長，李景林聞之大驚，即時令吹停止演習號令，並通知各旅集合，聽候講評。李景林親率中央審判人員，與兩軍部隊長去一村莊，李景林係坐大車

行動較慢，其餘人員已先到達，張宗昌乃約集先到人員，排列門旁，手拿一枝高糧稻作爲指揮刀，及李景林大車彎進大門時，他喊出立正，向右看敬禮口令，使李景林及站排的人員，爲之大笑，一齊進入室內，李景林坐在炕裡頭，對著郭松齡及張宗昌說：

「你們兩個演習部隊長，可在這屋裡來個決鬥，看看誰勝誰敗。」郭松齡說：「他人高馬大，我是打不過他的。」李景林接著問張宗昌說：「你們演習爲何想用實彈，這是何等的危險啊？」張宗昌說：「每人祇發空包彈五發，打完了就用實彈，不如此則不夠熱鬧。」李景林說：「這樣演習叫我如何講評？又如何報告大帥呢？」張宗昌說：「這很簡單，你對點驗的事，可列冊據實上報；對演習的事，就作一篇文章，就說戰況熱烈，演習逼真就行了。」李景林覺得處此情形下，也祇有如此，於是決定不在現場講評，令各部隊開回原防，這次轟動一時的步騎大演習，竟然如此的草草收場。

民國十三年秋，第二次奉直戰爭開始，張宗昌騎兵第三旅撥歸姜朝六指揮。當時姜朝六的步兵攻擊九門口，使張宗昌的騎三旅由熱河進入冷口，襲擊灤州，灤州是直軍總指揮彭壽鑫的總部，正值彭壽鑫指揮官到山海關督戰，張宗昌很順利的攻佔了他們的總部，馬上拿起電話與直軍前方通話，彭壽鑫問：「你是誰？」張說：「我是張宗昌！」彭聽了大驚，知道總部爲敵佔領，大勢已去，士氣盡喪，立時官兵奔逃潰散。張宗昌部隊此時有如脫韁之馬，乘其勝利餘威，竄往天津，沿津浦路南下，佔領山東，繼又南竄至南京，直至到達上海，才算停止，而上海對張宗昌來說，可謂捲土重來因而東山再起，也成了世上的傳奇人物。自此奉系勢力向

關內擴張，使東北楊宇霆出長江蘇，姜朝六出長安徽，張宗昌出長山東，於是張作霖在北京自稱爲大元帥，亦爲導致郭松齡倒戈的前因。因爲奉直戰役，楊宇霆、姜朝六、張宗昌等俱有爲厚賞，而獨郭松齡不會受到封賞，有以致之。

張宗昌因此對張老帥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當張作霖於民國十七年六月四日在瀋陽西郊皇姑屯被日本轟炸逝世後，張宗昌特爲表示哀痛，在其私室，設靈位祭奠，每出入必在靈前行三鞠躬禮，張作霖在世時，有人向張宗昌稱大帥者，張宗昌就斥之說：「張大帥在瀋陽，稱我爲張督辦可也。」足見其宅心忠厚，不忘舊恩也。

西安事變前夕

東北軍對中央不滿

我於民國二十二年任陸軍獨立砲兵第八旅旅長，下轄砲兵十七、十八兩個團，原駐紮北平附近之良鄉、涿州兩縣。不料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中日塘沽協定後，日本限制國軍駐留平津一帶，乃奉令於民國廿三年八月開駐洛陽西工營房。至廿五年春奉國府軍委會命令，全國砲兵統一番號，改編爲砲兵第六旅仍任旅長，轄砲七團（中央撥來），砲十二團（東北軍原有砲兵改編）。至原砲兵十七、十八兩團，改編爲獨立重砲

十七團，由葉攸泉任團長。砲七團駐紮河南彰德，砲十二團及重砲十團仍駐洛陽。戰鬥序列上則直轄於中央砲兵管理處；在人事上則屬西安西北剿共總司令部。砲六旅本部仍駐洛陽西工營房，關於洛陽當地警備以及軍風紀案，皆由洛陽警備司令部負責。當時洛陽警備司令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主任祝紹周兼任，我因防地及公務關係，常與祝紹周主任接觸，相處極爲融洽。

當時中央鑒於日軍蓄意侵華，中日關係漸趨嚴重，遂積極秘密備戰，沿黃河南岸構築砲台做爲永久工事。砲兵部隊係作水泥砲兵工事，河南鞏縣兵工廠所製輕重武器成品，均運送洛陽營房存儲，軍糧、被服皆運儲西工營房，對於南京、武漢、西安等處通訊，皆架有專線，以利緊急作戰之需用。

西安西北剿共總部爲因應當前情勢，乃加強軍官思想教育，於民國二十五年七月間在西安城南王曲天下總城隍廟，成立「軍官幹部訓練團」，副總司令代總司令張學良，派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字鼎方）爲教育長。首先調訓東北軍排連長以上，至校級軍官，每期訓練時間爲一個月，訓練課程側重思想教育，特別灌輸認識日本侵華野心，統一抗日思想，並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爲最高目的。砲六旅調訓之尉校級幹部，陸續結訓回旅時，我特召集受訓的幹部們舉行個別談話，詢問他們受訓概況，發現其中部分幹部對中央不滿，認爲中央對東北

軍有差別待遇。不惟糧餉少，被服發給也只有八成，穿的軍鞋還是夏季的無線鞋，影響對日抗戰信心極大。這些談話想是思想教育有了偏差。

正謀轉告西安幹部團注意設法補救，忽於十月初驚聞剿共總部東北軍搜查西安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事件發生，顯見東北軍與中央間的嫌隙日深，在國家多難之際，如發生內亂，勢將動搖國本。自感事態嚴重，不能視若無睹，遂於十月十五日自洛陽乘夜快車趕赴西安。

翌晨八時抵達剿共總部，即時晉謁副總司令代總司令張學良，開始報告砲六旅部隊訓練現況，逐漸談及剿共情形，張說：「剿共無何重要，抗日纔是重要問題。」我說：「抗日問題非與中央合作不能成功。近聞外間風傳東北軍與中央發生齟齬，不知真實情況如何？」張說：「你聽何人講的？」我說：「一般人都這樣講。」張說：「沒有這種事。」我說：「搜查省黨部是否出於誤會？」張說：「省黨部對我竟作小報告，向中央說我壞話，搜出很多說我壞話的秘密文件，你說可氣不可氣？」我說：「東北軍有卅萬部隊暨近百萬眷屬，駐防西北，悉由副總司令統率照顧，他們是收復東北的大資本，目前非仰賴中央補助不可，祇有與中央聯合抗戰，才有成功的希望，請副總司令向大處着眼，忍耐一時的委曲，完成收復東北失地的重大責任。」張說：「你不要聽閒話，我沒

有與中央分家的意思。」我見他談話閃爍，難獲究竟，乃起而告辭，為深察他有無反抗中央企圖，我故作請示，「假設有意外事變，我是砲兵，又駐防洛陽，副司令命令萬一達不到時，請預示方針，以便遵循。」張聞言顏色立變，態度顯得格外嚴肅，用手拍著桌子說：「到那時你看情勢，自行酌量辦吧。」

西安情況撲朔迷離

辭出後對西安情形愈覺有撲朔迷離之感，也就愈想探個究竟，乃往晤剿共總部參謀處長王仲升，談到我謁見副總司令談話經過，詢其看法怎樣？王說：「現在少壯派得勢，你要特別慎重，否則，易生不測。」我說：「會有這樣嚴重？所說少壯派究竟是那些人呢？」王說：「少壯派首領為孫銘九（張學良的警衛營營長、軍官幹部訓練團隊長、東北軍抗日同志會行動部部長）、應得田（張學良的中校秘書）等人，每天與副總司令晤談，常至天亮方休，不知究為何事。」接著他又說：「總部第二處最忙，除對幹訓團加強軍官思想訓練外，又在東城樓上設立特種訓練班，皆由總部第二處處長陳旭東與孫銘九等負責主持，局外人不知其詳，對於陝北剿共大事，反陷於停頓狀態。」於王仲升的談吐中，他對東北軍近來作風，極抱悲觀，勸我欲知真實情形，可去與王鼎方一談，當即向王曲幹訓團打電話，王鼎方接電話後就

說：「我正忙著，即派汽車去接你，俟見面再談罷。」

我於上午十一時到達王曲，對王與東北將領如黃警鐘、繆激流、劉芳波、董憲章、白鳳翔諸人，都已見到，他們白日甚忙，無法與王鼎方單獨晤談，我示意當晚在王曲留宿，王鼎方即著隨從人員安排住室，我說：「不必多麻煩，就在你的住室內加一行軍床就可以了，我們還可以促膝長談哩！」王表示同意。他辦短期教育，極其緊張忙碌，夜深十時方始歸寢，已是疲勞不堪，未便談話，及睡至凌晨三時，我起而將王喚醒，他說：「我勞碌一天，好不容易得到安睡，你又來打擾。」我說：「此非睡覺時候，這是東北軍生死嚴重關頭，請你少睡一點，我有話向你說。」他方披衣坐起，我乃將謁見副總司令談話的詳情告知，王很驚疑的問：「你與副總司令談話，室內有無他人？」我說：「祇我們兩個人。」他才稍微緩和的說：「我看你若無別事可速回洛陽，不要在西安耽擱。」我說：「我此來就是因為東北軍與中央關係惡化，覺得事態嚴重，已形成東北軍與國家存亡的問題，我們都有責任，因此要來與你徹底談談。」王說：「中央對東北軍待遇有差別，如糧餉軍服等皆不與中央軍同一待遇，東北軍官兵們時有怨言，副總司令亦難自圓其說。」我說：「這些可以申訴改善的，並沒到非採用對立反抗的程度，況且這樣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據我所知幹訓團

的訓練，在思想上有仇視中央的情形，並有與共產黨所喊『聯合戰線，一致對外』的口號相唱和，這是否適當？應該早作檢討。東北軍和眷屬失去家鄉，寄居西北，用度浩繁，非賴中央不能生存，非與中央一致抗日不能收復失地，決不是倚賴苟延殘喘的共產黨能收復東北家鄉的。」王絕口否認有與中央分離的想法。我說：「以你現在的地位，很可以轉移副總司令的決心，他若有此種意向，你可善言進諫，他如不接受，可以辭職以表示你堅定的態度，千萬不能坐視其自我毀滅。」王說：「我辭職到哪裡去生活呢？」我笑著說：「你真沒出息，你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還怕不能生活，沒有吃喝。」我們談到紅日東升，他催我趕乘早班火車回洛陽，不要再在西安逗留，是日約六時許幹訓團裡繆激流等人，相繼來王鼎方辦公室洽談公務，我便向各將領告辭，他們一起把我送出幹訓團大門（即天下總城隍廟大門），見門上懸掛有大算盤一個，我笑指著大算盤子說：「你們在數的難逃，」引得大家鬨笑。當上汽車時，我又作個比喻取笑王鼎方：「鼎方，你就像條驢，帶著矇眼駝著東西走路，走著好道可以撿條驢命，若是走上壞道，你的驢命連東西就會全部毀滅。」更引得送客人大笑。其實他們並不完全瞭解我說這個比喻的深意，祇是覺得好笑而已。豈料我這話竟然一語成讖，與王鼎方竟成最後一別。（未完待續）